



双语
译林



壹力
文库

023

A COLLECTION OF
MARK TWAIN'S SHORT STORIES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

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即使是上帝，
亦会钟爱他，赋予其智慧，并于其心灵里绘出一道爱与信仰
的彩虹。

——海伦·凯勒

Mark Twain

〔美国〕马克·吐温 著 董强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23

〔美国〕马克·吐温 著
董强 译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 汉英对照 / (美) 马克·吐温
(Twain, M.) 著; 董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1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书名原文: A Collection of Mark Twain's Short Stories
ISBN 978-7-5447-2365-7

I. ①马… II. ①马… ②董…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③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8750号

书 名 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
作 者 [美国] 马克·吐温
译 者 董 强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王晓珂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07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365-7
定 价 38.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卡拉维拉斯县有名的跳蛙·····	1
坏孩子的故事·····	8
我最近辞职的经过·····	12
列车上的食人事件·····	19
卡庇托利山维纳斯的传奇·····	29
竞选州长·····	36
我是如何编辑一份农业报的·····	42
好孩子的故事·····	48
某大宗牛肉买卖合同签订纪实·····	53
中世纪传奇一则·····	61
田纳西的新闻界·····	69
一个真实的故事·····	76
稀奇的经历·····	82
白象被窃记·····	113
鬼故事·····	136
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	143
他是否还活在世间?·····	152
百万英镑·····	163
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	189
狗的自述·····	241
三万美元的遗产·····	253
亚当与夏娃的日记·····	286

卡拉维拉斯县有名的跳蛙

我的一个朋友从东部写信给我，遵照他的嘱托，我拜访了性情随和、爱絮叨的西蒙·威勒，向他探听我朋友的朋友利奥尼达斯·斯迈利。以下讲述的，就是这次拜访的结果。我暗地里总犯嘀咕，利奥尼达斯·斯迈利兴许是虚构的人物，或许我朋友从不认识此人。我怀疑我要是向年迈的威勒询问起此人，会使他回想起那个声名狼藉的吉姆·斯迈利，他定会一本正经地向我唠叨那些冗长又乏味的陈年旧事，那些废话与我毫不相干，而且会让我备感烦恼——倘使威勒有意让我烦，那他真让我烦透了。

我在陈旧的安吉尔矿区内的一家破旧不堪的酒馆里见到了西蒙·威勒，他正倚靠在吧台旁的炉子边安闲自在地打着盹儿。我发觉他肥胖且秃顶，安详的面容上透着一丝柔和而质朴的神情。他清醒过来，向我问了声好。我告诉他，朋友托付我来打听一位幼时的挚友，他叫利奥尼达斯·斯迈利，也就是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神父，听说这位年轻的福音传教士曾在安吉尔镇上居住过。我又说，如果威勒先生能告诉我任何关于这位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神父的消息，我将感激不尽。

西蒙·威勒将我逼到墙角下，用他的椅子拦住我的去路，这才让我坐下，随后滔滔不绝地开始了接下来的那些单调乏味的陈述。他脸上不露一丝笑意，很少皱眉头，他从第一句话开始就用轻柔圆滑的腔调，较少改变，而且也不表露出丝毫的热情。可是在没完没了的絮叨中，他的话里始终流露着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认真与诚挚的气质。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他非但不认为这事荒诞或者可笑，反而把它看做是一件要紧的事，故事里的两位主角也都是在钩心斗角上智谋超群的天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讲下去，

我从不打断他。

“利奥尼达斯神父，哦，利……嗯，这儿从前有位叫吉姆·斯迈利的家伙，那是一八四九年冬天，或许是一八五零年春天，不知怎么的，我记不清了，因为他初来矿区的时候，那大渠还没修好呢；别的甭说，要比谁最古怪，非他莫属。他总能找到一点儿什么事来打赌，如果有什么人跟他对赌的话，他准奉陪到底。要是别人不肯在某一边下注，那他就会同别人换个个儿。不管怎么样，别人想怎么赌，他都奉陪，只要能赌得起来，他就称心如意了。虽说如此，他还照样走运，他可是出奇地走运，十有八九总是他赢。他总是准备好了，伺机等待；无论提起什么茬儿，只要有人提出来，不管你的注往哪一边下，他都照赌不误，正如我刚才告诉你的那样。要是有一场赛马，赛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是扬扬得意，就是输得一塌糊涂；如果斗的是狗，他会去赌；斗的是猫，他也会去赌；斗的是鸡，他还会去赌；哎，就算遇到两只落在篱笆上的鸟，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会先飞；镇上的布道会他照例必到，来了就以沃尔克牧师做赌，他打赌说，沃尔克牧师是这一带最擅长劝善布道的——那还用说，沃尔克牧师本来就是位善心的人。甚至他看见一只屎壳郎开始向哪儿走，他也会跟你赌，赌它要多久才会走到它要去的地方；只要你答应他了，哪怕是去墨西哥，他也会跟着那只屎壳郎，看它到底是往哪里去，路上得走多久。这里的许多小伙子都见过斯迈利，都能跟你谈起他的事儿。哎，什么对他而言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什么都赌，简直就是荒谬的家伙。有一回，沃尔克牧师的太太患了重病，病了有好几天，他们好像都认为救不活了。可一天清晨，牧师来了，斯迈利站起来询问他太太的病况，牧师说她好多了，感谢主的无限仁慈，她现在康复得很好，全赖上帝庇佑，她会好的。还没等牧师说完，斯迈利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样吧，我押两块半钱，赌她怎么也不会好的。’

“这个斯迈利有一匹牝马，小伙子们管它叫‘一刻钟的弩马’，你知道，那只不过是玩笑话，它自然比弩马跑得快，他还经常靠这匹马赢钱呢。尽管它慢吞吞的，又总是得气喘啦，马腺疫病啦，要不就是患痲病啦，或是其他这类病症。他们常常让它先跑两三百码，然后在赛程中赶上它。可临近终点时，它就精神抖擞，拼了老命，撒开四蹄，腾空而跃起来；它步伐敏捷而灵巧，一会儿腾空，一会儿踢到篱笆上，弄得尘土飞扬，而且要闹腾一阵，又咳嗽，又打喷嚏，又喷鼻涕的——它往往比对手正好先出个头抵达终点，刚好让你能看清距离。

“他还养了一只小斗犬，瞧它那样，你准会认为它一文不值。它只配在那儿拴着，一副贼溜溜的样子，老想着偷点儿什么吃。可是，一旦在它身上押了赌注，它转眼就脱胎换骨了；它的下颚往前伸出，就像火轮船的前甲板似的，牙齿也龇咧开，像熔炉一样闪着凶光。别的狗或许会对付它、吓唬它、咬它、咬住它扔起来两三回，可安德鲁·杰克逊^①，就是这小狗的名字，它从不动声色，任凭别人摆布，好像它原本就没有什么别的盼头。押在对手那一边的赌注成倍地增加，直到钱全押了出来。这时，它突然一口咬住另一条狗的后腿关节，死死咬住不放。你明白，它是不会啃的，它只是咬住不放，哪怕是拖上一年它也不松口，直到对方认输。斯迈利总是这样靠这只狗得胜。直到有一回，它在一只没有后腿的狗身上碰了钉子——那狗的后腿让圆锯锯掉了。当两只狗斗得正酣，两边的赌注都统统押完了，安德鲁·杰克逊故技重施，使出它的看家本领，去咬它最爱咬的部位时，才一下子看出它上当了。怎么说呢，它当时好像露出惊愕的样子，跟着就有点泄了气，再也不做取胜的打算了。这时，它朝斯迈利瞧了一

^① 安德鲁·杰克逊，美国第七任总统（任期 1829—1837），此处被唤做狗名。

眼，好像在说它心急如焚，而这些是斯迈利的错，怎么弄了一条没有后腿的狗来让它咬呢？它本来就是靠咬后腿才能赢的嘛。后来，他一瘸一拐地溜达到旁边，倒在地上便死了。那可是条好狗，那个安德鲁·杰克逊要是活着，准出名了，因为它有本事，有天赋，我敢担保安德鲁·杰克逊真有本事；它如果没有天赋，一只小狗面对那么强大的劲敌，还能格斗取胜，从常理上就有些说不过去。我一想到它最后一仗，想到它惨败的那个样子，我心里就着实难过。

“唉，这个斯迈利呀，他还豢养了些逮耗子的小狗呀，小公鸡呀，公猫呀什么的，净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玩意儿，闹得你不得安生；不论你拿什么去找他赌，他都会找出跟你那个凑成一对的东西来，让你赌个没完。有一天，他逮着一只青蛙，将它带回家中，说是要好好教育一番。于是一连三个月，他什么事都不干，只管待在他的后院里，教那只青蛙蹦呀跳的。果不其然，他还真把那青蛙驯服了。只要他从后面轻轻戳青蛙一下，你就看吧，那青蛙能像翻煎饼一样在空中打个转儿，兴许还翻一个筋斗，要是起跳得好，或许能翻两个，然后稳稳当当地四爪落地，就像一只猫。他还驯服青蛙捉苍蝇，叫它勤学苦练，练得那青蛙不论苍蝇飞多远，只要瞧得见，回回都能逮个正着。斯迈利说青蛙特爱学习，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嗨，我就曾经见过他将丹尼尔·韦伯斯特^①——就是那青蛙的名字——放在这儿的地板上，嘴里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还没等你眨一下眼，它就往上一跳，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了，然后像一团泥一样‘吧嗒’落在地上，接着用它的后腿抓痒痒，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觉得自己并不比别的青蛙能干一些。尽管它那么有天赋，可你从

^① 丹尼尔·韦伯斯特，美国政治家（1782—1852），此处被用做青蛙名。

没见过一只像它那样谦虚又耿直的青蛙。如果要公公正正地从同一个水平线起跳，它能一下子就比你看到过的任何青蛙都要跳得远。你知道，肩并肩地跳是它的拿手好戏，只要碰上这种比赛，斯迈利只要还有一分钱，就会在它身上押注。斯迈利为他这只青蛙感到极其自豪；要说也是，那些见多识广、走南闯北的老江湖都说，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青蛙。

“啊，斯迈利提着一个小笼子，装着那青蛙，时不时地还带它到镇上去，跟人家打赌。一天，有一个外乡人到矿区上来，正巧碰上斯迈利提着青蛙笼子，便问：

“‘你那笼子里装的是啥呀？’

“斯迈利带着漫不经心的口气说：‘它也许该是个鸚鵡，或许是只金丝雀什么的；可它都不是，它是一只青蛙。’

“那人将笼子拿过来，把它转过来转过去，仔细地瞧了个遍，说：‘嗯，果真是只青蛙，它有什么用处啊？’

“‘噢，’斯迈利慢条斯理地说，‘它有一件很了不起的看家本领，我断定，它能比卡拉维拉斯县里随便哪只青蛙蹦得都高。’

“那人又拿过笼子，再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半天，然后将笼子还给斯迈利，不慌不忙地故意说：‘是吗？可我没瞧出来这青蛙和别的青蛙相比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方。’

“‘你也许瞧不出来，’斯迈利说，‘对于青蛙，你兴许是内行，也或许是外行；兴许你有经验，也许你只不过是个业余玩玩的。不管怎么样，我有我的看法，我愿意赌四十块钱，赌这青蛙比卡拉维拉斯县的任何一只青蛙蹦得都高。’

“那人琢磨了一下，然后有点为难地说：‘呃，我在这儿是个外乡人，也没带着青蛙；要是我有一只青蛙，准跟你打赌。’

“于是斯迈利说：‘那没关系，那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替我拿着笼子一小会儿，我就去给你逮一只青蛙来。’就这样，那人提着笼子，把他的四十块钱和斯迈利的放在一起，坐下来等着。

“他就这样在那里坐了好一阵子，心里反复地揣摩，然后从笼子里把青蛙取出来，撬开它的嘴，掏出一把小茶匙，给青蛙灌了满满一肚子打鹌鹑用的铁砂，喂得几乎到了下巴颏，然后把青蛙放到地上。斯迈利走到泥潭，在泥浆里四处寻找，到底逮住了只青蛙。他把青蛙抓回来，交给那人，说：‘行了，你要是准备好了，就把它跟丹尼尔并排放着，让他的前爪跟丹尼尔并齐了，我来发号命令。’然后他就喊道：‘一……二……三……跳！’他和那人从后面戳那两只青蛙，那只新来的青蛙蹦得特有劲儿，可丹尼尔喘了一口粗气，光耸肩膀……就这样……像个法国人似的，但这也无济于事，它动弹不得，像铁砧板一样牢牢地钉在那儿，它不能动了，跟抛锚了一样。斯迈利对此惊愕不已，同时也觉得可恶，当然，他无从得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那家伙拿起钱，转身就走，临出门时，他用大拇指在肩上猛地一甩……就那样……朝丹尼尔指了指，又不慌不忙地说：‘唔，我也没瞧出来这青蛙比别的青蛙好到哪儿去嘛。’

“斯迈利呢，他站在那儿直抓脑袋，低着头冲丹尼尔端详了许久，最后说：‘真弄不明白，这青蛙是不是哪里出什么问题了，看起来，它肚子显得鼓胀胀的。’他揪着丹尼尔的颈皮，将青蛙掂起来，说：‘它要是没五磅重才怪呢！’于是他将青蛙头朝下倒提着，倒出满满两大把铁砂子来。这时候，斯迈利才明白过来，他气急败坏，放下青蛙就去追赶那家伙，可没抓住他，于是……”

说到这里，西蒙·威勒听见前院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便站起来去看看有什么事儿。他在走出去之前转过身对我说：“外乡人，就在这儿舒舒服服地歇会儿，我只去一会儿就回。”

不过，请你谅解，我认为让他将那个打赌成性的无赖吉姆·斯迈利的经历继续谈下去，无助于打听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神父的消息，于是我拔腿就走。

我刚到门口，那位和善的威勒就回来了，他拽着我又絮叨起来：

“哎，这个斯迈利有一头独眼的黄母牛，它没有尾巴，只有短短的一小截，像根香蕉似的，还有……”

可是，由于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没等他讲完那个折磨人的关于牛的故事，我就匆匆离去了。

一八六五年

坏孩子的故事

从前有个坏孩子，名叫吉姆。不过，你要是留心一下，便会发现在你的主日学校课本里，坏孩子几乎都叫詹姆斯。虽说奇怪，但事实确实如此，这个坏男孩就叫吉姆。

他没有一位生病的母亲，一位笃信上帝、罹患肺病、应该躺进坟墓安息的母亲，一位太疼爱自己的孩子，唯恐一旦撒手人寰爱子将遭世人冷落的母亲。然而，主日学校课本里的坏孩子都叫詹姆斯，并且都有一位病魔缠身的母亲。她们教导自己的孩子说“现在我要躺下睡觉了”等等，还哼着温柔凄婉的小曲哄孩子入睡，亲吻着他们道晚安，然后跪在床边潸然泪下。可是，这小子迥然有别。他名叫吉姆，他的母亲安然无恙，没得肺病，也没有任何病症。她非但不羸弱，而且比别的女人都健康，也从不笃信上帝；此外，她对吉姆毫无怜爱之情。她常说，即便吉姆折断脖子，她也不会有多大的损失。她常常用打屁股的办法催促吉姆入睡，从不亲吻道晚安；当她要离家的时候，她还要赏他几个耳刮子。

一次，这个坏小子偷了厨房的钥匙，还蹑手蹑脚地溜进去偷吃果酱，随后又把果酱瓶子塞满沥青，好让他母亲永远发觉不出破绽。吉姆并不惧怕，也不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窃窃私语，说什么“不听妈妈的话对吗？这么做，难道不是罪过吗？那些坏孩子们偷吃自己善良母亲的果酱之后会有什么报应呢？”吉姆并没有独自跪倒在地，发誓以后决不捣蛋，然后轻松愉快地站起身来，告知母亲实情，请求宽恕，母亲则以泪洗面，满怀欣慰和感激之情给他祝福。不！这是书本上其他坏孩子的做法；可吉姆的手法却截然相反，你说怪不！他偷吃果酱，还粗俗卑劣地说，棒极了。他把沥青塞进果酱瓶，说这也真棒，还开怀大笑道：“这个

老太婆发现时，定会气得暴跳如雷，唧唧呀呀或哑口无言。”后来母亲果然发现了，但他矢口否认，硬说毫不知情，结果挨了一顿臭揍，号啕大哭的竟是他自己。吉姆做什么事都别出心裁，与书本上的詹姆斯迥然不同。

有一次，他爬到农场主阿科恩的苹果树上偷苹果。可树枝并没有折断，他既没从树上跌下来摔断胳膊，也没被农场主的恶狗咬伤，随后也没有躺在病床上长达数周，然后翻然悔悟，重新做人。总而言之，绝没发生那些事。吉姆随心所欲地偷够了苹果后，安然无恙地爬下树来；对于那条恶狗，他也做好了充分准备，那条狗一扑来，他一砖头扔过去，正好砸中。这真是太奇怪了……这类事情在那些带云石纹纸封面的文雅高级的小书里，从没有出现过，在那些书中，插图里面的男人们身着燕尾服，头戴钟形圆顶礼帽，下身穿短腿马裤；女装则腰身很短，腋窝底下也没有裙环。吉姆遇到的这种情况，任何一部主日学校的课本都没写过。

有一次，吉姆偷了老师的削笔刀，但又害怕老师发现了后，他会受到惩戒，于是他把小刀偷偷地塞进乔治·威尔逊的帽子里……可怜的威尔逊寡妇之子，他是村子里有目共睹、品行端正的好孩子。乔治一贯遵从母亲的教诲，向来诚实守信，而且勤奋好学，热爱他的功课，眷恋主日学校。可是，当小刀竟从他的帽子里掉下来时，可怜的乔治低垂着脑袋，羞愧得无地自容，好像良心上愧疚难当。而那位伤心欲绝的老师认定小刀是他所偷。当老师正准备举起鞭子，抽打他那颤抖的双肩时，并没有一位罕见的白发苍苍的地方官突然出现在他们之中，并装腔作势地说：“饶恕这位品德高尚的孩子吧……罪犯正畏畏缩缩地站在那边呢！在你们休息的时候，我正好从校门口路过，谁也没瞧见我，而我却看到了行窃之人！”于是乔治并没有挨责罚，那位德高望重的地方官也没有给感激涕零的师生们布道，然后就牵着乔治的手，说他这样的孩子应该表扬；然后告诉乔治与自己同住，让他打扫办公室，生火，跑腿，劈柴，学习法律，帮自己妻子料理家

务，空余时间完全可尽情玩耍，每月还可领四毛钱的报酬，怡然自乐。没有的事儿；书上会这样写，但吉姆遇到的可不是这样。那个老不死的法官并没有多此一举，插进来制造麻烦。结果，那模范孩子乔治挨了一顿鞭子，吉姆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你知道的，吉姆恨透了那些品行端正的孩子。吉姆说，他最瞧不起这些没骨气的家伙。这便是那个没教养的坏孩子吉姆所使用的粗俗语言。

但是，发生在吉姆身上的另一桩怪事是：他在一个礼拜天去划船时，并没有被淹死。又一个礼拜天他去钓鱼，虽然遭遇了暴风雨，却没有被雷击。嗨，你不妨翻查主日学校的所有书籍，从头至尾，反复阅读，直至下一个圣诞节为止，你绝不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啊，你绝不会见到的。相反，你会发现，所有在礼拜天划船的坏孩子，毫无例外地全部被淹死，所有在礼拜天钓鱼又遇上暴风雨的坏孩子均遭雷击，礼拜天，凡是载有坏孩子的船只总是翻个底朝天，安息日坏孩子去钓鱼时总会遇到暴风雨。而吉姆为什么偏偏总能逃避这些灾难，这对我来说简直就不可思议。

这个吉姆总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准是有符咒庇佑，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他。他游览动物园时甚至把一捆烟叶塞进大象鼻子，那大象也没有甩开长鼻敲碎他的脑壳。他翻遍厨房，却从未把硝酸锶当成薄荷饮料喝进肚里。安息日，他偷了父亲的枪去打猎，也没有打掉自己三四个手指头。他发怒时，用拳头打在妹妹的太阳穴上，妹妹也没有在漫长的夏天里头痛不止，入秋即亡，临终时还留下宽恕温情的话语，令他那颗破碎的心灵备感痛楚。没有这样！她居然康复了。最后，吉姆终于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做了一名水手。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景况凄凉、孤苦无助，也没见他亲人长眠在静静的教堂坟茔，童年时那座墙上爬满青藤的老宅也没有凋败坍塌。啊，不是这样！他回来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没进家门前就先进警察局了。

吉姆成年后，结婚成家，后来生了许多儿女。一天晚上，他

突然抡起斧子砸碎了全家人的脑袋。吉姆通过种种欺诈坑骗的方式发了大财，现在他横行乡里，成了凶狠邪恶的地痞无赖，然而却受人尊敬，成为州议会的议员。

诸君请看，主日学校的课本里名叫詹姆斯的坏孩子，可没有一个能像邪恶的吉姆这样走好运，还能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

一八六五年

我最近辞职的经过

我已经辞职了。政府的工作好像照常运行，但无论怎么说，它的车轮上少了我这根辐条。我原来是参议院贝类学委员会的秘书，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份工作。我能看得出，其他公务人员的表情也明晰地显现出，他们想排挤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所以，我就不再担任公职，为的是我的自尊。倘若我把在担任公职的六天中遇到的所有令人愤懑的事情一件件数清楚的话，我足可以撰写一本书。他们委派我担任贝类学委员会的秘书，却不准许我与书记者打台球。不打台球虽说清闲了些，倒也可以忍受，只要内阁其他成员能给我应有的礼遇。可是，我并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一旦我发现某个部门领导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方针，我就放下手边的一切，跑去纠正他的错误，似乎把这当成我的职责。可我却从没有受过一回赞许。我满怀世间最美好的祈愿去见海军部长，对他说道：

“先生，我觉得法拉库特海军上将在欧洲无所事事，悠闲懒散，就像是在郊游野餐。当然，这也许挺不错，但是我却不这么看。要是他无仗可打，还是让他回国吧。一个人带领整支舰队去环游，这显然毫无益处。简直太奢靡了。请注意，我并非反对海军军官们去旅游，但应当是合乎情理的旅游，或是节省一些的旅游。现在，他们还不如沿密西西比河去乘竹筏……”

你应该听听他当时的怒吼！你或许以为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可是我却丝毫不在意。我辩驳说这个办法很节俭，既符合共和国简朴的精神，又万无一失。我说，要想安闲地旅游，乘竹筏再合适不过了。

这时，海军部长质问我谁。我说我在政府机关里担任公职，他问我担任何职。我心中揣度，同在政府里供职的人居然提

出这样的问题，简直让人莫名其妙，但我却缄口不言。我告诉他，我是参议院贝类学委员会的秘书。然后他怒发冲冠！他喝令我立刻滚出去，让我以后只许管理我分内的事情。我起先冲动地想撤了他的职务。不过，我意识到这要危及到其他人，而且我也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我才没有撤他的职。

此后，我去找参谋部长。他根本就不愿意见我，但是他知道我在政府机关里任职。而我呢，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公事，我想我才不会去见他。他当时正抽着烟，我先问他借个火，接着我对他说，他袒护李将军及其战友们，我毫无意见，但是我不赞成他对付平原上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我说他的兵力过于分散。他应该牵制住更多的印第安人，择取一个有利的地形将他们积聚起来，等双方都有足够的补给，然后将他们一举歼灭。我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全歼印第安人更能使他们臣服的了。如果他不赞同歼灭战，我说接下来对付印第安人的绝招是使用肥皂^①和教育。肥皂和教育的效果不如全歼来得迅速，但是从长远考虑，更能致他们于死地。因为杀了一半印第安人，剩余的一半还能复原，可是如果让他们接受教育，教他们洗澡，他们最终将要完蛋。这个方法会潜在地损毁他们的体质，击中他们生命基本的要害。我说：“先生，该是时候了，必须残酷镇压。对破坏平原的印第安人，用肥皂与拼音字典来加以惩戒，让他们去死吧！”

参谋部长问我是否是内阁成员，我说我是内阁成员。他询问我担任何职，我说我是参议院贝类学委员会的秘书。于是，他以藐视法庭罪将我逮捕，并限制了我一天的自由。

至此以后，我也就缄口不言了，随政府机关它们自己怎么做。但是使命在召唤我，我不能违背我的使命。我访问了财政部长，他说道：

“您想要什么？”

^① 肥皂，英文 soap，双关语，有用钱贿赂、奉承的意思。